

送花给自己

□耿艳菊

格调人生

排队等车时,一个长发女孩子小心翼翼地抱着一捧绚烂的鲜花站在我的旁边,女孩子娇小,花更衬得她温柔娴静。花朵的清香幽幽地弥漫着,沁人心脾。

等车的人大多在低头看手机,表情冰冷麻木,看不出是忧伤还是快乐。唯有这个女孩子喜盈盈的,还轻轻哼着歌。她穿着白色的衣裙,花的亮丽和人的素淡相宜美好,是人群里一道清新诗意的风景。

花儿真好看!赞叹不由出口而出。

女孩子看看我,粲然一笑,谢谢您!看起来娴静的女孩子却很开朗活泼,很是健康。她告诉我,这捧花是她送自己的。

自己给自己送花,还这么自豪快乐地告诉别人,以世俗的眼光看来,多少显得有些娇情。

见我有点惊讶,她笑了,很大方地说,这是庆祝她来这个城市的第六天就找到了工作,明天就要上班了,新的人生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希望自己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花香萦绕,诗意地拥抱新生活。

原来这个女孩子刚走出校园,独自一人来大城市打拼。前路茫茫,难得的是女孩子的乐观和自信。

女孩子等的车来了,看着她蹦蹦跳跳活泼快乐的身影,祝福她有好的前程,在未来的现实生活中,永远不要丢失这份诗意的情怀。

我想起十来年前的那个自己。那时,我也是像她这般年纪,青春韶华,刚走出校园,来到陌生的城市,豪情壮志,一心想闯出一片明亮的天地来。

租住在很偏远的郊区,每天都要早早起床,晚上上下班头顶星月而回,却没有觉得多苦。租住的院子里有一棵桃树,桃花灼灼的时候,我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在小凳子上写诗。写了什么诗句,早已不记得了,但局促地趴在小板凳上写诗的情景总是不能忘记。还有那份快乐的心情,笑意盈盈的心态,很像送花给自己的那个长发女孩子。

如今,诗是早已不写了。在节奏快速的生活里,在柴米油盐一地鸡毛的琐碎现实中,人也渐渐活得潦草粗糙,急躁和急切常常是生活的情形了。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听风,喝喝茶,也成了稀少的事,成了美好的心愿,更别说送花给自己、静心写两行诗句这样雅致的事。

感谢那个送花给自己的女孩,她青春飞扬的浪漫像春风一样唤醒了我寂寂沉落在岁月深处的初心。

年轻时,谁心中没有无畏不惧、美好浪漫的情怀呢?可贵的是人若能保持着这份初心,不被岁月和生活的现象所改变,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都拥有浪漫诗意的情怀,才会一步步成为自己喜欢的模样。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翻过一年。在打扫屋内灰尘时,我想起奶奶擦炕琴的样子。

“时光对岁月的磨洗历经千年,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时,你还会注意光阴吗?”这是曹保明老师的一段话,我想说:“会的,蓦然回首,那些被时光冲刷得面目皆非的老物件,需珍藏,需拯救。”

记忆中,我家的炕琴是奶奶的骄傲。在东北长白山一带,炕琴是一件常物。

记忆中,凛冽的西北风,夹杂着雪花。干了一天活儿的男劳力推开家门,寒气也跟了进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跺跺脚上的冰雪,搓搓双手,凑近家人为他准备好的炭火盆伸手取暖。此刻,温度升腾起家的温暖。当脱掉棉靴,盘腿坐到炕桌前,第一件事儿就是捏着热乎乎的酒壶,给自己来上一盅。仰头、伸脖,酒盅放到嘴边,嘴角发出“吱吱”两声,胸膛里顿时有了火辣辣的激情,一天的疲劳瞬间消除。这就是大东北人家的日子。

那个年代,几乎家家炕梢都会摆放一个长方形的炕柜。炕柜做工简单,一般都是两个大开门,上边放被褥,底下是抽屉。其实每家每户的这个炕柜,也是这户人家日子好耍的见证,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放到炕柜上面,被褥的对角都是白色或是浅色的,外人进屋往炕沿上一坐,搭眼就知道家是否干净。

至于炕琴,通常理解是炕琴要比炕柜材质、做工好一些、复杂一些,既起到了实用价值,又增添了美观色彩。炕琴通常有水曲柳的,纹路清晰美观,颜色特别好看,黄中透着活灵活现的纹路;有橡木的,结实耐用;有花榆木的,柜面整洁。在与炕柜对比过程中,炕琴的高度和长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延伸。炕琴通常分成两节,每节大约一米二三左右,把两节摞起来,上边那节装被褥,但不是敞开门,是放在两扇对开的柜门里,而且柜门也是升级到了玻璃的,并在玻璃上绘制各种各样图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图案通常是龙、凤、花、鸟之类,但也有古代几大美女,来自民间工艺工匠,用水彩与国画手法绘制而成。

我家的炕琴是属于当年最流行的那种扁平状,长度在一米五六左右,宽五十厘米左右,高也就八九十厘米,上下两部分,属于红漆面的那种。柜面用了黄铜裸钉的折页、了吊和铜穗拉手,铜件上都有细小的蝴蝶和鱼鸟形装饰。炕琴上边是两扇对开的门,门上绘制着两条鲜红的鲤鱼,鱼下面是水波纹,周围是绿绿的青草,青草上还落着一个蜻蜓。炕琴底下的四个门分别是盛开的牡丹花,花瓣上还有水珠。四个柜门下是四个扁扁的小抽屉。这些抽屉虽然不大,却是奶奶的百宝箱,线板、针头、针脚的都在这里边。我还记得炕琴离炕面不是很高,爸爸用一块窄窄的遮挡板立在柜腿间。奶奶每天再忙,也要用她那块油光锃亮的棉布,擦拭她的炕琴。炕琴上的铜件不但锃亮,就连柜面都是锃亮锃亮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开始地立柜了。妈妈曾跟爸爸提出要打一个地立柜,奶奶跟母亲急眼了,说母亲不会过日子,这么好的炕琴也不是不能用,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奶奶一顿发脾气,吓得母亲没敢再提地立柜的事儿。

每到年根,奶奶从里到外,对着她心爱的炕琴就是一顿地擦。

那一年,奶奶病了,躺在炕上,眼睛看着炕琴发呆。

1990年夏天,奶奶走了。父母没有告诉我奶奶离世的消息,因为我当时生女儿在月子里。我吃着奶奶给我攒下的鸡蛋,喝着奶奶用簸箕筛选的小米。满月那天,父母告诉我奶奶已经走了。当时我坐在炕上,看着刚满月的小女儿,涕泗横流。听妈妈说,奶奶临终前嘱咐母亲多给我喝点鲫鱼汤。奶奶还把姑姑从山上采来的榛子,一个一个用钳子捏开,把榛子仁放到一个盒子里。我看着奶奶为我捏的满满一大盒榛仁,接着盒子又是一顿地哭。

后来,父母把炕琴送给了远嫁的二姑,二姑一直保留至今。

在四季分明的故乡,无论你的童年是快乐的,还是酸楚的,都令人回味无穷。因为那段时光,不但塑造了你的性格,更会影响你的一生。

悠远的炕琴

□王玉欣

亲情解读

诗意栖居

□张馨木

自言自语

铿锵——志之所趋,穷山距海不可限也。历史人生潮起潮落,飘零沉浮,仍要在这片荒芜之地建功立业。“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住无定居,毫不畏惧,身无知己,不感悲凉,身行万里半天下,却吟唱出“海南万里真吾乡”。在海浪翻卷,鸥鸟盘旋间,独寻诗意的栖居天地。

正是洒脱不羁的心境,宠辱不惊的淡然,锻造了他坚强、乐观的人格。与当

地原住民结为好友,亲自织黎锦,任东西南北海风怒号,欣然入住茅草屋。带月荷锄,躬耕田间,清粥小菜,粗布短衣。荷言“莫言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一口锅,一捧米,一颗心。在天涯海角,他尝到了人间淡泊极致的真味,也体会到了世俗之外的欢愉,简陋的生活让他以磨砺,他却报之以诗意。三年遇赦北归,仍不忘写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遇坎坷而乐观相待,视名利如浮云身外。无论何时,不忘执起半生的信念——作词一首,吟歌一段,回归本真,回归自然,回归平静,回归灵魂,这才是“诗意的栖居”。

其实诗意不在天涯海角,而就在你我之心。所谓诗意的栖居,远方的美好,都是内心的满足与幸福的基调。无愧于心,淡泊自在,如苏子般豁达洒脱,如海般稳重沉着,无论风雨坎坷,都以温柔心过生活,以欢喜心除挂碍,诗意早已栖居于心。

眺望远处,一片灯火璀璨,炫目的灯光仿佛是地上的星云,装点着三亚的繁华。一半尘世,一半恬静,我愿守内心之宁静旷远,我愿怀一颗听海之心,我愿让诗意永远栖居心灵。

赶集,对于我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因为住在市内,想买东西去商场或者超市,也没有非得去集市买东西的必要,因此大半生的时间里,竟然从没涉足过什么集市,似乎也从未想过。腊月二十七这天,突然的心血来潮,有了想去赶年集的想法,而且与好友一拍即合!

当我们的车开进乐山镇,远远地就见人车水马龙,满街的车辆拥挤不堪,行进缓慢,我们不得不把车停在路边商铺门前,向集市那边步行而去。赶集的人很多,说是摩肩接踵一点儿也不夸张。拄着拐杖的老人,蹦蹦跳跳的孩子,衣冠楚楚的男人,漂亮时尚的女人,手拎肩扛,大包小裹,大多在车流中弯来转去,寻找自己停车的位置,再打开后备箱收获满满。还有那种边走边买一边往车里装的……

赶年集

□许密

老家叙事

以前只听说赶集,却从没动想过何为赶集,亲身感受之后,才真正理解了所谓赶集。赶集之于我们,其实就是赶到集市上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虽说其中也有玩儿的成分,但购买年货置办居家生活必需品,或者寻找城市里买不到的特别物品才是最终目的。

在“集”前加一“赶”字,显然就有了急切和匆忙,有了抢时间、抢机会的意味。再晚些,集市的大潮一过,一切又尘归尘土归土了,这时才来的你不要说买东西,恐怕连那份热闹都看不到了。正应了那句话,“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这个集赶得就没意义了!

我们出发时间自认为并不算晚,高速又畅通无阻,不到50分钟就到了乐山镇。结果集市高潮已经过去,炒瓜子的铁锅也已熄火,炸麻花的锅里只剩下最后几根……

年集,就在乐山镇主街道两边,还有一个向北的丁字路口拐进去,是一大片开阔地,那里是平时市场所在,只有到年节市场才会扩展延伸到街面上去。这里有长期使用的固定摊位,也有管理人员临时指定的地摊。偌大的市场,一眼望不到头,但布局有条不紊,管理井然有序。无论临时搭建的售货篷还是摊床抑或是临街商铺,都规规矩矩端正,货物琳琅满目,吆喝声此起彼伏,嘈嘈杂杂不绝于耳。因为是年集,菜品特别多,猪羊牛等畜类,鸡鸭鹅等禽类,鱼虾等海产品,蘑菇木耳等山货,花生瓜子,麻花烧饼,服装鞋帽……应有尽有。

集市上除了买的卖的还有一部分人既不买也不卖,只是闲逛,这里瞅瞅,那里看看,或者与人们调侃取笑,真是逛得慢条斯理,优哉游哉,有滋有味。你一定想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其实就是当地农民!他们是生活富裕的农民,是幸福且悠闲的农民。从衣着打扮看与城里人没什么两样,而那种悠然的状态要比城里人滋润得多!

女人们更是舍不得这份热闹,打扮得漂漂亮亮出来赶集,还能和姐妹们说说笑笑,犹如庙会一样轻松惬意。

这年月,人们都不差钱,就只为在这乡村集市里淘到童年记忆中的感觉。只有在这乡村,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情绪下,尝尝摊前的小吃,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在这条长河似的集市上,自由随意地晃荡,全都活生生的,如一幅流动的“清明上河图”。走着、买着,你一言、我一语,东一句、西一句,锻炼了脚力手力,也有了收获。什么小笨鸡大笨鹅,什么土豆干儿黄瓜钱儿……年货塞满了后备箱。

中午时分,年集散了。回身眺望偌大的集市,有些人还在流连,零星的买卖还在进行,而大部分车辆已满载而去,刚刚还熙熙攘攘的街道也显得空空荡荡的了。不过谁都知道,暂时的喘息是在为下一次的繁华积蓄力量……

下一次,你还来吗?我还会再来!

冰雪·赞歌

□刘祥

白色,在空中中飞舞
红色,在大地上流淌
寒冷和热血都能铸就永恒
不同的是
一个是凝结
一个在沸腾

此刻,冰刀划过冰面
在大地上画出最美的弧线
诗人写下最惊艳的赞美
这是更快、更高、更强的离弦之箭

此刻,太阳下的雪道
银光闪闪,像童话世界
梦幻海洋
一个人从大雪崖边腾空而起
托起一片五色的光

此刻,花滑赛场成了美丽的花园
优雅的舞蹈,流动的芳香
那是力与美的碰撞
他们用十年磨砺、十年耕耘证明
花朵,在寒冬,一样可以精彩绽放

此刻,外面正在飘雪
我迫不及待地跑出家门
大雪无所顾忌落在我的身上
我也无比眷恋地爱着我的国家

我从不相信这世间有奇迹
但我相信每一颗
爱国的心

山[外一首]

□杨昊

把山当作自己
生在哪里就永远在哪里
庆幸多经风霜
这样枫叶才红故事才漂亮

自己是山
多少人走进了多少人离开了
也不在乎
相信总有人
会拾起我凋零的故事珍藏

很难定义山的海拔
再矮,也是在努力接近天空

在我心里世界第一峰不是珠穆朗玛
而是家乡的南山
只有她把我举过头顶的次数最多

小屋

屋子小,一根烟
就把人间变成了仙境

屋子小,一个人在家
也会觉得很热闹
心事从胸膛里掏出来
砸向四面墙,小屋咚咚响

屋子小,要常常坐在窗边望出去
把广场当成会动的画
给每个摊主的人编个故事,而且要精彩

屋子小,一面墙摆满好书
小屋就会无限变大,又不受时空限制
书里有人说:其实你是天空中的鹰
只是暂时被关在小屋子里

屋子小,随便打开一本书
四面墙就消失了
又觉得背后有羽翼往出生生长

女人如花[外一首]

□叶淑华

浅浅红红 淡淡妆
轻挪莲步 笑靥如花
女人啊 为三月的痴情
涩涩地张开了翅膀
如花的绽放 缤纷了年华
任凭雨雪风霜
都无法阻挡
来自灵魂深处的坚强

街一缕迷人的暖阳
让心儿 随微风
轻柔地荡漾
摘一朵路边小花
美美地 美美地戴在鬓角
风信子瞬间
就溢满了馨香
再悄悄打开心灵的小窗
让阳光雨露 滋润心房

当女人遇上三月的芳华
多彩的生命 就穿上了
穿上了 节日的盛装

小巷

柔风细雨
吹进熟悉的小巷
梦一样的神话
写满一墙

少女含羞 倚窗
阳光微醺她俊俏的脸庞
一双明眸 在巷的这头
七月般滚烫

暮色渐渐苍茫
小巷的墙上
又多了一段
美丽的诗行

椰风海韵,浪逐潮涌,品味清爽海风中淡淡的咸,享受钻石海滩的阳光浴,无疑是很多人心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与远方。在短短假期中的忙里偷闲,在天涯海角享片刻之欢愉,已是诗意的栖居。

面朝大海,听波涛翻滚、浪击礁石,那是海磅礴而有韵律的脉动,低垂的夜幕亦是深沉,闪闪的繁星相随,装扮着黑夜的绚烂。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天边,清辉播洒海面,如一条条银色的小鱼在水中游动。风很轻,轻巧地绕过椰子树梢,发出细碎的微响,似在窃窃私语,诉说着历史的故事。

“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贬谪儋州的苏轼在清风明月下,步履